



▲中山东路313号院内建筑
◀中山东路313号大门

明故宫，我的东宫记忆

薛冰

1

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到江苏省作协报到，当时省作协的办公地点在中山东路三一三三号，也就是民间所说的东宫。其实那里是南京军区档案馆的馆址，省作协因为刚从省文联分出，租了他们的房子办公，我也有幸做了三年东宫的过客。

东宫与西宫，都在明故宫的范围之内，因位置大略相当于明初的文华殿和武英殿而得名。文华殿正是东宫太子居处之地。但这两幢仿明清风格的宫殿式建筑，都是民国年间杨廷宝先生的作品，而且完全采用了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东宫重檐歇山顶，屋面覆深绿色琉璃瓦，建筑主体是上下两层，但因坐落在阔大的混凝土平顶承台上，看起来像是三层。从南面的人字形阶梯登上平台，四面环绕的水泥仿石栏杆，已经染上了点点苔斑。迎面三组十二扇格扇门，间以红漆圆柱，两端的大房不开门，各有一个拱顶高窗。檐口的仿木斗拱，装饰意义大于实用，均有冷色调的彩绘。建筑内部的雕梁画栋，因为不经风露，色彩更见明丽。尤其是堪称民国“国色”的钴蓝，有一种惊艳的感觉，映入眼帘，人的心情就会渐渐沉静下来。

虽说是典型的民国建筑，但明

多年以后我才懂得，王安石的隐居之所，很可能就是平常农家房舍，倘若造成金碧辉煌的豪门大宅，就显见其假了。

显的民国痕迹并不多。只有东南墙角镶着一方大理石篆书奠基碑：“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奠基纪念 吴敬恒谨篆”。我原先对吴敬恒的印象，就是鲁迅先生所描绘的“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没想到他还能写这样一笔好字。此外就是临街的四柱三门牌坊，坊匾背面是蔡元培先生的题词：“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记不清是经哪位前辈指点，才晓得典出《诗经》，是不吃软、不怕硬的意

思。东宫原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址，以此作为警句，可谓恰如其分。从小听惯了直白的政治宣传口号，这八个字令我不能不反省自己的肤浅。

作协租用的主要是建筑下层，西端一大间是雨花杂志社，东端一大间就是我所在的创作联络部。中部一条东西走向走廊，南北隔出的小房间，是领导和其他部门的办公室。房间有近四米高，采光通风都好。当时没有空调，夏天除了电扇，就是给每人换了把藤编的圈手椅，也没影响工作。毕竟那时年轻，冬天好像也不觉得很冷。室外的平台面积很大，我们休息时可以在上面打羽毛球。

创联部的工作是联络员，因作协刚刚独立，急务是建立作家档案，了解创作情况。不过那时省作协只有三百多个会员，不算太繁忙。按规定创联部和编辑部上午上班，下午轮流值班，不轮值的人可以在家读书写作。当时作协主席艾煊要求青年作家多读书，多次带着我们去苏州、扬州书市选书。省外书店也会向作协供应一些海外进口新书，像台湾陈映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挺豪华的精装本。我发现还有香港明河社出版的金庸作品集，喜出望外，于是一本本借来看。作者不但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而且信手拈来，随心化用，有如思想体操的特技动作。每个值班的下午，我都沉浸在那亦真亦幻的情境之中，时至黄昏，高大空寂的建筑，随着光线一缕一缕地消退，似乎有一种诡异之气，丝丝逸出，渐成笼罩之势。我仍不愿打开电灯，孤身坐在昏暗中，仿佛就会与出神入化的侠士相遇。

2

东宫门前没有公交车站，我从新街口过去，或在御道街站下车，朝前走半站，或在中山门站下车，往回走半站。其中中山东路林荫浓密，车辆行人不多，沿街多是机关单位，没有什么商铺，有如走在清静的公园里。

御道街车站就在午朝门公园旁。午门以北，是明故宫中轴线最核心的部分，但已全然看不出宫殿的痕迹。除了临街一面精雕细琢的石照壁，尚有皇家气象，就是那些

高近两米的石础发人遐思了。向南走到内五龙桥，水面与桥面几乎平齐，完全谈不上威仪。过桥就是孤零零幸存的午门了，周围大树苍天，墙面上满覆绿植，似乎总是湿漉漉的，令人心生寒意。旧戏里那“推出午门斩首”的场景，在这也是无从想象的。午门南边的大路空荡荡的，两边拥挤着寻常百姓家，过了外五龙桥朝光华门去，竟还有一片片的菜地。

隔中山东路相望的，是大门紧闭的南京军区教练场，民间仍叫它华东教练场。天天从门前经过，我从没猜想过里面的情况，甚至下意识地总是在路南行走。后来华东教练场终于迁离，大门敞开，门里就是一片空旷场地。偶尔也动过念头，想走进那门里去看看，毕竟是皇官遗址啊，不料有一天，那钢筋混凝土的大门忽然消失无踪。我也就永远失去了走进那扇门的机会。这其中似乎隐含着某种人生的暗喻：不要错过那扇你本可走进的门。

那片没遮拦的空地，却引起了老作家梅汝恺的兴趣，他悄悄告诉我们，可以捡到琉璃瓦碎片。我们都相信那真是明代皇宫的琉璃瓦，随他跑了几回，居然都有收获，而且不是一般的瓦筒碎片，是有着龙纹的瓦当，尽管不完整，可古人不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吗！

从中山门车站下车，过街就是南京博物院。博物院东边的半山园路，得名于王安石的故居半山园。文革中间“评法批儒”，王安石成了我们最熟悉的古代改革家。我认真细读的第一部古代学术专著，就是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总使我念念不忘。然而半山园在海军学院里面，不能随便进去。后来托了部队作家帮忙，终于看到了那新建的两间平房和一座山亭，然而那简陋得令人失望。多年以后我才懂得，王安石的隐居之所，很可能就是平常的农家房舍，倘若造成金碧辉煌的豪门大宅，就显见其假了。

南京博物院当年展览变换不多，一个江苏历史陈列展，坚持了多年。但是那座仿辽代建筑，在大量仿明清建筑之中，别具一格。我就是在这种比较之中，对民国年间



薛冰

作家、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著作有《南京城市史》《家住六朝烟水间》《饥不择食》等四十余部。

“新民族主义建筑形式”开始有了粗浅的认识。

南京博物院西边的清溪路，是一条幽静的小路，绿树阴覆下的青溪，细流潺潺，仿佛吟唱着六朝风流之余韵。但是有老作家告诉我，这里也曾居住过一位以身殉职的文化名人，保护明城墙、保下了石头城和中华门却终于被迫自杀的朱偁先生。

3

东宫是档案馆，不能动火。我们中午就在中山东路南侧的轻工机械厂食堂代伙。意外的收获，是在这厂里看到了皇城东安门的遗址。我这才明白，明故宫的范围，远不止于午朝门公园和华东教练场那一小块啊。

午饭后散步，可以沿着西南角的缓坡走上中山门。坡顶一片松林，说不清是什么时候长起来的。中山门瓮城的顶部，当年日寇攻城时炸塌的凹陷还在。我总觉得那里应该树立一个标志，说明这是日寇野蛮侵略的罪证。没想到那里后来被填补得平平整整，貌似美观了，可历史的痕迹也被抹平了。

从城墙上东安门，看午朝门，看后宰门，指点远在逸仙桥畔的西安门和瑞金路上的外五龙桥，明代皇宫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这是与十里秦淮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场景。而从通济门到光华门再转到中山门、太平门的都城城墙，环绕皇官的意图也十分明显。于是在四方南唐金陵城的东面，又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新城区。这样一分析，对南京明城墙古怪样子的构成也就容易理解了。南唐金陵城东面的护城河，成了明皇城西面的护城河，证明皇官有一寸地进入老城。中山门并不在皇宫的东西轴线上，是因为城外护城河水面宽阔，所以城门稍向北偏移，选在了水面较窄之处。这护城河也应该是六朝青溪的遗存。遥想明初盖皇官时填掉的燕雀湖，当年青溪的水域，可真是茫茫无际。我对于南京城最初的宏观认识，就是在中山门瓮城上完成的。

有时候，我们也会步出中山门，沿着城墙北行。墙里就是半山园所在的山丘，所以城墙略向东北偏，走到前湖边，城墙转向西北折去，明显是要把山包在城里，把水隔在城外。前湖水直抵城墙根，多年冲击，以致临湖的城墙坍塌了一片。绕过前湖，就是中山植物园了。据说前湖与城内的燕雀湖原也是相连的，我觉得该是有水道相通，不会都是湖面，所以才有“青溪九曲”的说法。

那一带的城墙特别高大。我曾紧贴着城墙，展开双臂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上人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在历史的坐标上，人的位置，原本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啊。